

夏 西 究 研

第 6 辑

李范文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西夏研究

第6辑

顾问 西田龙雄 克恰诺夫
索夫洛诺夫 龚煌城

主编 李范文

副主编 林英津 马忠建 邓如萍
索罗宁 聂鸿音 池田巧
景永时 韩小忙 荒川慎太郎
孙昌盛 杨 蕤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研究. 第6辑/李范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004 - 6096 - 1

I. 西… II. 李… III. 中国 - 古代史 - 西夏 (1038 ~ 1227) -
文集 IV. K246. 3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6704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华 强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77.25

插 页 4

字 数 1716 千字

定 价 4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夏研究》总序

20 世纪初，先后在我国内蒙古的黑水城和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蔚然成为大观。东西方学者苦心摸索，终于使这种乍看酷似汉字，细看一字不识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得到破译，渐通其读。我国学者致力于斯学者首推罗福成、罗福苾兄弟，他们收获颇丰。可惜罗福苾英年早逝，年仅 26 岁，使人扼腕叹惜。罗福成热心此学，为《西夏文专号》慷慨解囊，赞助赐稿；不幸晚年遭遇“十年浩劫”，死于非命，时年 61 岁。

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于 1929 年入藏北平图书馆。王静如先生刚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便开始了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特别是潜心于灵武出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研究，并于 1931~1933 年陆续出版了《西夏研究》1~3 辑。1936 年，他因此荣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

1937 年，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凤阁、聂斯克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死于冤狱，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此西夏学步入低谷。

1960 年，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将他的论文及西夏文字典手稿影印出版，1962 年授予文学最高奖——列宁奖金，从此西夏学获得新生。苏联出现了以克恰诺夫为代表的一批西夏学专家。同时在日本出现了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等专家。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静如教授也开始招收西夏学硕士研究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为了研究西夏学毅然志愿来到西夏发祥地宁夏工作。

1985 年 9 月，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的黑伯理同志宴请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她对黑主席自豪地讲：西夏在你们中国，西夏学在我们日本。

1996 年 5 月，李范文应邀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时，将其专著《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赠给有关专家、学者。不久，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高田时雄教授来信称：“20 世纪 60 年代，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日本。80 年代以后，西夏学由日本转回中国，你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现在我们有一批像李范文先生那样不为名利，甘心寂寞的学者。如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韩荫晟先生，他比李范文迟来宁夏一年，亦数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终于整理出五百余万字的《党项西夏资料汇编》，为撰写《西夏通史》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均设有专门研究西夏学的学术机构，有的还有招收西夏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本人毕业于大学历史专业，深知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李范文先生虽然年逾古稀，

但他对西夏学的执著，献身斯学的精神，感动着我。他主持的重大项目——《西夏通史》、《中国藏西夏文献》和《西夏学大辞典》等，自治区人民政府始终给予大力支持。王静如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西夏研究》1~3 辑，掀起了国内西夏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七十余年后的今天，由李范文先生主编的《西夏研究》又要出版了，这对西夏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夏学是“绝学”，也是“显学”，在某种程度上讲，西夏遗留下来的文化业绩，永远是中国文化耀眼的明珠，而且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但愿这个窗口对我们宁夏的改革开放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预祝《西夏研究》茁壮成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马启智

2005 年 7 月 9 日

Preface of the Tangut Studies

In the early of 20th century, a huge collection of Xixia document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Khara Khoto and Lingwu county, former in Inner Mongolia and later in Ningxia. The finds were studied by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dead" characters which look just lik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inally were decoded. The brothers of Luo Fucheng, Luo Fuchang firstly began to study Tangut in China. Unfortunately, Luo Fuchang lived only for 26 years; Luo Fucheng continued the research work,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Xixia Characters, but good time do not last long, Luo Fucheng died during so called "Culture Revolution", aged 61.

Xixia documens found in Lingwu were kept at Beiping library in 1929. When Wang Jingru graduated from Qinghua University, he began to study on Xixia characters, especially on Jin Guang Ming Zui Sheng Wang Jing, in Sanskrit Suvana - prabhasa . During 1931 - 1933, Wang Jingru published his academic result: Tangut Studies, which made him get prize of Oriental Stanislas Julien in France in 1936. 1937, preeminent scholars, I. A. Ivanov and N. A. Nevski were died in prison as the victims of Stalin's purges. At the same period, the world war II broke out , Tangut studies downcasted.

Tangut studies revived around 1960, Nevski's essays and manuscripts dictionary and Soviet Union were published. Moreover, he was awarded highest prize of literature: Lenin Prize. The spring saw the Tangtology, many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is field, such as E. I. Kychnov in Soviet Union, Nishida Tatsuo and Hashimoto Mantaron Japan. Pro. Wang Jingru began to recruit postgraduates. Li Fanwen, who formerly worked at the Ethnic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came to Ningxia where is birthplace of Xixia kingdom.

In September 1985, Hei Boli, president of Ningxia, treated for famous Japanese writer Yamasaki, the guest told the president pridely; Tangut belonged to China, but Japan owned Tangutology. It is true that Tangutology "came back" to China later and bloomed in China in short period through the hard work of many scholars.

In May 1996, when Pro. Li Fanwen was invited to give lec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of Tokyo, he gave the Homophones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Northwest Dialec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o Japanese experts. Famous Japanese linguist, Prof. Takata Tokio rewrite to Pro. Li Fanwen; in 1960s, Tangut was in china, Tangutology in Japan; but after 1980, the situation changed completely. You are most preeminent scholar in this field.

At present, many scholars like Pro. Li Fanw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Tangutology. For example, Pro. Han Yinsheng, who also formerly worked in the Histor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came to Ningxia a year later than Pro. Li Fanwen. He spend many years to collect documents of Tangut, making the book of the Collection Document of Dangxiang and Xixia from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which more than 500 million words. The History of Tangut benefited a lot from it.

Now days, th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Ningxia, Ningxia University, the 2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Monorities have founded reseach institute for Tangut studies, some of them can enroll postgraduates.

I am also graduated from history department, know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angut in Chinese history. Although Pro. Li aged more than 70, he still makes great efforts for Tangutology, which moved me deeply. Pro. Li precides many key projects, such a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ngut, the Documents Kept in China, the Dictionary of Tangut etc. The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ed his work running years. Now, the Tangut studies published which followed that of 1930s edited by Wang Jingru.

The new Tangut Studies will become the academic field of Tangut experts and related scholars, I hope this work should be go on, and the Tangut Studies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which is milestone of Tangutology.

Tangutology is a subject of most difficult as well as that of great influence. To certain extent, heritage of Tangut is bright pearl of Chinese culture forever as well as windo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window also is serviceable for opening and developing of Ningxia. I believed that the bright future of Ningxia will see the thriveness of the Tangut Studies.

Ma Qizhi

President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Jul. 9, 2005

《西夏研究》前言

西夏学的产生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早在19世纪末，欧洲人伟烈力亚（A. Wylie）、蓬拿帕特（P. R. Bonaparte）、沙畹（M. Ed. Chavannes）、德维利亚（Mr. Devieria）等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在我国内蒙古黑水城掘出大批西夏文献，为西夏学的建立提供了资料，出现了一批专家、学者。例如俄国的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聂斯克（Н. А. Невский）、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法国的德维利亚、毛利瑟（M. G. Morisse）、沙畹，英国的布谢尔（T. W. Bushell），德国的本哈底夫人（Mrs. Bernhardt）和查哈（Mr. Zach），美国的劳弗尔（B. Laufer），日本的石滨纯太郎，中国的罗福成、罗福苾、王静如等一批西夏学专家。中国的西夏学这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32年，罗福成自筹资金出版了《西夏文专号》；1931~1933年，王静如出版了《西夏研究》第1~3辑，1936年，他因此荣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

1937年，好景不长。在苏联，由于肃反扩大化，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凤阁、聂斯克死于冤狱。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欧洲，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西夏学步入低谷。

20世纪50年代末，西夏学在日本、苏联悄然兴起。1960年，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并编辑出版了他的论文和西夏字典手稿，《西夏语文学》于1962年荣获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金。

在中国，西夏学停滞了近20年，又逢“反右”大劫难。1960年开始复苏，6年后又逢“十年浩劫”。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远见的学者冲破阻力，开始向西夏学进军。80年代，西夏学在中国大陆已成突飞猛进之势。1981年，本人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西夏学术讨论会，被认为是“西夏研究的里程碑”。会后，立即筹划出版《西夏研究》，请王静如教授任顾问，画家李洪涛先生帮助设计封面，大会论文作为内容。我满怀信心，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然而支持我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冰同志突然调去天津工作。从此，不仅《西夏研究》搁浅，连我赴西夏原始居民住区调查所写的《弭药语调查与研究》等专著也夭折了。内耗迫使我一度转向甲骨文研究。

1995年，我主持召开了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计划成立全国西夏学研究会，并实现14年前的愿望——出版《西夏研究》，但因内耗再度破灭。

如今盛世兴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礼贤下士，光临寒舍，指示我培养西夏学高级专门人才，并指出“宣传西夏，就是宣传宁夏”。这种高瞻远瞩之气，高屋建瓴之

势，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如有“枯木逢春”之感！于是我怀着老骥伏枥之志，焚膏继晷，努力完成诸多未竟之事业，以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同时亦不负国内外西夏学界的厚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治区主席马启智同志多年来对西夏学的关心和支持，百忙中拨冗赐序。自治区财政厅陶源厅长在经费上予以支持。我院党组书记齐岳教授、院长吴海鹰教授等都积极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西夏研究》拟为不定期研究丛书，以编辑出版西夏学研究和翻译先贤的代表作，如罗氏父子、王静如、聂斯克以及当代学者西田龙雄、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等的著作及最新研究成果为首要任务，希望海内外同仁惠赐大作，共同促进西夏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我希望 21 世纪的《西夏研究》能够代表西夏学研究成果的最高水平，我深信年轻的一代将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范文

2005 年 7 月 8 日

目 录

第一卷

编者的话	1
杰出的苏联西夏学者聂历山	2
聂历山生平简介	6
聂历山生前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7
对聂历山论文的评注	9
研究成果(聂历山)	
一 西夏研究历史概述	10
二 西夏国名校考	20
三 12 世纪西夏国的星曜崇拜	33
四 西夏文字与西夏文献	47
五 西夏文词典	60
六 西夏语发音研究的有关材料	69
七 西夏语音表(西夏语音研究)	86
八 西夏语助词考略	92
九 西夏语词汇与语法研究资料	100
十 《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文献残卷之序言》	108
西夏语词典(手稿第 1—3 册)	(111—542)

第二卷

西夏语词典(手稿第 4—8 册)	(543—1202)
索引	1203
附录	1213
后记	1217

编者的话

根据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整理出版了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涅夫斯基(聂历山)[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Невский]的西夏学研究论文专集《西夏语文学》,该专集不仅收录了作者生前已经发表过的一些论文,而且还披露了一些作者未曾公布的,后来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中的部分手稿。其中,作者生前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有:《西夏研究历史概述》(又译作《西夏研究小史》)、《西夏国名校考》、《西夏文字与西夏文献》、《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文献残卷》(又译作《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对于手稿,我们根据档案馆中保存的原始材料进行了加工整理,西夏语词典则以作者遗留下来的原貌影印出版。

对于重新发表的论文,本论集的文稿整理者和科学顾问、东方学研究所的戈尔巴乔娃(З.И.Горбачёва)女士作了简略的介绍和说明,她还为本论集撰写了《聂历山的档案记述》、《作为西夏学者的聂历山》、《聂历山生平简介》、《聂历山生前所发表学术论文目录》及《词典说明》等内容。

由于聂历山的部分论文在首次发表时是在国外(指苏联以外)用日语和英语发表的,此次出版文集,将这些论文都一律翻译成了俄语。《西夏语词典》是由戈尔巴乔娃和鲁西诺娃[Э.Русинова]从英语译成俄语的,《西夏语助词考略》是由彼得洛娃[О.Петрова]从日语译成俄语的,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文献残卷之序言》是由戈尔巴乔娃从英语译成俄语的。出版编辑孔拉特(Н.И.Конрад)和潘克拉托夫(Б.И.Панкратов)也对本论集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本论集分Ⅰ—Ⅱ两卷出版,第Ⅰ卷内容包括聂历山对西夏语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西夏语词典的第1、2、3册,第Ⅱ卷内容包括词典的第4、5、6、7、8册。

杰出的苏联西夏学者聂历山

З.И.戈尔巴乔娃

Н.А.聂历山(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涅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是苏联东方学界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最初,聂历山是从研究日本语言学及日本民俗学入手开始从事科研工作的,后来发展成为一名多领域、多学科、宽范围的杰出学者。

早年,聂历山集中精力研究琉球群岛、马来群岛各部族居民及虾夷人的方言和民俗,拓展了语言学和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但我在此并不打算详述聂历山在日本学研究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只想指出一点,与同时代欧洲的其他日本学研究者所不同的是,他大大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在20世纪20年代,聂历山即便是在日本也称得上是为数不多的日语及日语方言研究的专家之一。他沿着Е.Д.波里瓦诺夫(Е.Д.Поливанов)开创的俄罗斯日本学研究方向继续开拓前进。聂历山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一些论文,可惜当时未能及时地予以发表,但从我们可以看出,他以丰硕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东方学研究的发展。

聂历山在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时,开始涉足西夏语研究,当时这种文字几乎是无人能解的“死”文字。聂历山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研究西夏语。当时他除了懂日语及其方言外,还懂汉语并熟悉中国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懂藏语。这一切为他成为国际上杰出的西夏学者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西夏学作为东方学领域内一个年轻的分支学科,它的历史不算是很长。从19世纪末,欧洲汉学家伟烈(A.Wylie)、沙畹(E.Chavannes)、布舍尔(S.Bushel)、德维利亚(Deveria)和毛利斯(A.Morisse)在研究资料的数量和内容都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对西夏语的形态作了初步的判断,他们将这种当时还未能释读的语言判定为西夏语(德维利亚),开始对其进行释读(德维利亚、布舍尔),为很少一部分西夏字标出了相应的等值音(伟烈、沙畹),并逐渐转向了研究西夏语语法的结构问题(沙畹、毛利斯)。当时,欧洲学者的所有探索都还只限于西夏语的释读和研究领域。这是西夏学研究的第一阶段^①。

^① 聂历山:《西夏研究历史概述》。Н.А.Невский,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1931,№1,стр.9—10.

1908—1909年,П.К.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在黑水城发现了大量的、极具科学研究价值的西夏文献,其中包括独一无二的佛经文献。科兹洛夫的发现以大量的西夏文文献充实了这一学科,为学者们提供了各种内容的新材料。最早研究这些材料的学者是А.И.伊凤阁(伊万诺夫)(А.И.Иванов)教授。伊凤阁发现在西夏文献当中有一部夏汉双解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因为该词典给出了西夏语的汉语意译和音译,所以他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部分西夏字的意义和发音。伊凤阁初步的研究成果是1909年发表的一部小词典性质的论文^①。1917年,美国学者劳弗尔(B.Laufer)在伊凤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编写出了一部更加充实的西夏文词典,而沙畹和毛利斯则继续在西夏语语法研究领域内进行探索^②。这应该是西夏学研究的第二阶段。此时学者们手中的材料已大为丰富,西夏学者们已经有能力、有条件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范围^③,但也还只限于语言学方面,更确切地说是仅限于西夏语的释读方面。

接下来的西夏学研究工作就与聂历山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这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西夏学研究领域探索的不仅有俄国学者聂历山(А.Драгуно)龙果夫和西欧学者本·哈蒂(A.Bernhardi)冯·察赫(E.von Zach),还有中国学者罗振玉、罗福苣、罗福成、王静如和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教授,聂历山在日本时与其共同合作研究西夏学。

丰富的西夏文献资料和前期的研究成果,使得学者们不仅有可能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而且能继续深入研究以前所提出的问题。形成了一些共识和定论:西夏文属象形文字,它与汉字相类似、在其结构中有限定成分或者偏旁(聂历山、罗福苣、本·哈蒂、冯·察赫)。利用丰富的西夏文资料较为深入地研究西夏语语音问题(聂历山),开始依据西夏文文献资料来研究语言学以外的某些问题,比如说西夏国的名称问题(王静如、聂历山)、西夏国的星曜崇拜问题(聂历山),等等。这一时期可以算是西夏学研究的第三阶段,聂历山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一阶段的领军人物。他在这一年轻的东方学分支学科各个领域内展开研究,开始释读日本收藏的一部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文献,该文献称之为《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文献残卷》^④,然后转而研究夏汉词典和西夏语详解词典,1929年他在日本出版了一部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语词典^⑤,该词典的增订本大约收录有500个西夏字,被列入日本《东洋文库》予以出版^⑥。聂历山在日本期间撰写了很多关于论述西夏语翻

① 伊凤阁:《西夏语简介》。A.Ivanov, Zur Kenntnis der Hsi-hsia Sprache—《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909, с. 1221—1233.

② 劳弗尔:《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B.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Toung Pao》, vol. XVII, p. 1—126. 劳弗尔:《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B.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Toung Pao》, vol. XVII, p. 1—126.

③ 聂历山:《西夏研究历史概述》。H.A.Невс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1931, №1, стр.12.

④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译作《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译注。

⑤ 聂历山:《西夏研究历史概述》。H.A.Невс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1931, №1, стр.17.

⑥ 同上书, 18页。

译的佛经和西夏语语法问题的论文,其中一些是与石滨纯太郎教授合作撰写的。

聂历山返回苏联以后,更加勤奋地投入西夏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日本展开了一项研究工作,但他所运用的资料在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大部分资料都保存在苏联亚洲博物馆,即现在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这里保存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各种内容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资料。

聂历山接受过严格的语言学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具有活跃的科学思维,拥有令人惊叹的工作能力和旺盛的精力。他在西夏学研究领域的大部分论著基本上都是在1929—1938年之间完成或者进行的。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聂历山依据东方学界前辈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对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撰写了论文《西夏研究历史概述》。

广泛使用西夏语第一手资料,特别是西夏语词典,其中包括《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杂类》及其他等,为聂历山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研究材料,在此基础上他能对东方学界前辈们的学术成果提出批判性的分析(伊凤阁、劳弗尔)并继续深入地释读西夏文字。1934年,他已经着手准备西夏语词典的出版工作,截至1937年,该词典收录的词汇量已经达到6000个西夏字。聂历山特别关注西夏语的语音问题,这不仅对西夏学家颇有帮助,而且对汉学家及汉语语言学家也很有帮助,因为他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构拟和恢复10—13世纪汉语语音提供了参考和帮助。

有赖于科兹洛夫收集品中的西夏语语音表、夏汉及汉夏对照文献、西夏语详解词典,聂历山采用对照比较的方法,运用大量的语言及方言材料,主要是藏缅语支的语言及方言(约40种)材料,他已经能够确定他收入词典中的大部分西夏字的发音。聂历山对西夏语语音问题的研究成果参见他所撰写的《研究西夏语发音问题的相关材料》、《西夏语语音》、《关于西夏语语音的相关材料》、《西夏语发音研究资料》,等等。

要释读西夏文聂历山势必要研究西夏语的语法,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且从前从无学者对此进行过充分研究,但可惜的是,聂历山未来得及完成此项研究。他只是搜集和准备了一些相关的材料,无疑是想继续深入研究。有几个片断属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词汇—语法材料及笔记》、《词汇—语法指南》及其他材料,以及在日本发表的论文《西夏语助词考略》。

聂历山作为一个研究范围广泛的学者,他不仅关心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在他的论文当中还有诸如《西夏国名校考》这样的文章,作者依据精细的语文学分析,反驳了中国西夏学者王静如关于西夏国名称起源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自己在这一个问题上相当具有说服力和有科学依据的理论。

在研究党项人物文化方面的材料时,聂历山曾研究过西夏国12世纪的星曜崇拜问题。

档案中不仅保存着他的现在已经发表出版的这些论文,聂历山的科学遗产还更为丰富,他的笔触伸向很多有趣的科学研究领域,这些论文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整理出版和发表。

聂历山的论著在内容上包括西夏语、藏语、汉语的其他文献资料，在研究范围上也十分的广泛，在研究的精细和严谨程度上，所有这些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的西夏学者的论著当中都属于首屈一指。他在西夏语及西夏文字研究中提出了很多新颖而独到的理论和观点，大大拓展了西夏学研究的范围，使西夏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聂历山的研究成果封存在档案馆中二十多年，但它们丝毫也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科学价值和鲜活感，甚至是那些以不完整形式发表的手稿都是如此，它们是苏联东方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将会极大地促进西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H.A.聂历山生平简介

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涅夫斯基(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Невский,即中国学界所熟知的聂历山)1892年生于俄国雅罗斯拉夫尔市的一个州立法庭工作人员家庭,早年父母双亡,聂历山依靠母亲一方亲属的资助在雷宾斯克市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1909年中学毕业后,聂历山考入彼得堡工艺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学习日语和汉语,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从很早时候起东方世界就吸引着我。”1914年大学毕业后,聂历山留校在日语教研室任教,同年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古币收藏部从事研究工作。1915年,彼得堡大学派聂历山赴日本进修日语,以提高日语口语技能,但由于他所无法控制的情况,直到1929年才得以返回苏联。在日本的旅居学习生涯为聂历山开拓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特别是在日语语文学和日语语言学方面,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他起先是在Отапо市日本高级商务学校教授俄语,自1922年起在大阪市外国语学院担任教授,这使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日语口语技能。

从日本返回苏联后,聂历山积极投入科研和教学工作。从1930年起他开始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从1934年起恢复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的研究工作,同时聂历山还在列宁格勒大学承担着大量的教学任务,其实早在1925年聂历山就被聘请为列宁格勒大学日语教研室副教授和东方语言研究所(即现在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教授。聂历山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了九年多的时间(1927—1938),在此期间他撰写和完成了七十多篇论著,内容涵盖东方语言学、语文学、民族学等各种问题。这些论著大部分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内。但可惜的是,聂历山不幸的早亡中断了他所有的科学事业。

聂历山生前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3.И.戈尔巴乔娃

1.ニコラネフスキ,農業に關する血益の土俗,土俗と傳記説。第一卷,第一號,東京,1918年。

2.ニコラネフスキ,遠野の咒人形,土俗と傳記説。第一卷,第三號,東京,1918年。

3.ニコラネフスキ,相模の獅子舞の歌,土俗と傳記説。第一卷,第三號,東京,1918年。

4.N.Nevsky,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Osaka, №4, 1926.

(《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文献残卷》(又译作《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载《亚细亚研究第四号》,日本大阪东洋学会。)

5.ニコラネフスキ,ろヤコ °の研究,民族,第一卷,第三號,東京,1926年。

6.ニコラネフスキ,ろヤコ °の研究,民族,第二卷,第一號,東京,1927年。

7.ニコラネフスキ,宮古島子共遊戯資料,民族,第二卷,第四號,東京,1927年。

8.ニコラネフスキ,月と不死,民族,第三卷,第二、四號,東京,1927年。

9.ニコラネフスキ,琉球の昔話鶉の話の發音轉寫,音聲の究研,第一卷,東京,1927年。

10.N.Nevsky,Concerning tangut dictionaries, 狩野教授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京都,1927年。

(《西夏语词典》,载《狩野教授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京都,1927年。)

11.ニコラネフスキ石濱純太郎共著,西夏地藏菩薩本願經,典籍の究研,第六號,京都,1927年。

12.ニコラネフスキ,西夏語助詞考略,内藤博士頌壽紀念史學論叢,京都,1930年。

13.ニコラネフスキ石濱純太郎共著,西夏語譯大藏經考,龍谷國大學雜誌,京都,1930年。

14.H.A.Невский,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1931, №1.

(《西夏学研究历史概述》,载《苏联科学院简报》,社会科学专刊,1931年第1期。)

15.H.A.Невский,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дуге как о небесной змее — Сб.《Сергею Федор